隨錄卷之七目錄

田制後錄攷說上

隨錄卷之七日錄

隨錄卷之七

田制後錄攷說上

田制可考者已具於前此復錄鄉黨戶口之制及務農樹藝試耕水利聽民去挾就寬當平義倉穀糴等要語以備參考

周禮大司徒乃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其六鄉之法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鄭玄曰王國百里內爲六鄉其外爲六遂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三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及三年則六比六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比長每比下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各掌其所治之政教戒令六遂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爲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也五家爲鄰玄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鄰長每鄰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各掌其所治之政教戒令

○齊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爲軌軌十爲里里四爲連連十爲鄉鄉五爲師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師郊外則三十家爲邑邑十爲卒卒十爲鄉鄉三爲縣縣十爲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軍政焉

○漢因秦制置郡縣每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爲鄉

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風俗通曰有秩者言其官裁有秩耳嗇省也夫賦也言當為其賦稅也三老掌敎化嗇夫掌聽訟收賦稅游徼徼
循禁盜賊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
亦如之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者置
以爲三老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縣令丞尉以事
相敎復勿徭戍
葉氏曰漢縣鄉亭之制本於商鞅鞅雖改法要是
周襄國大者不用舊制齊秦楚裂地名官以自便
往往在商鞅之前矣古者百里之狹自爲朝廷由
後世觀之疑若煩冗然三老嗇夫游徼猶各有職

任近民而分其責若後世蕩然無復紀秩而令長
悍然獨以征取爲事則又缺之所不爲也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
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户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
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孝文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以
爲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曰宜準古
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
取鄉人彊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復二夫黨長復三
夫三長三載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覽而稱善引
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義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

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元丕曰此
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入户新舊未
分入心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爲宜冲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
立長校户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
課調之月令知賦税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
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
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
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户可出僥
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民始皆愁苦豪

強者乇不願旣而課調均省上下安之
○隋文帝令五家爲保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鄕正令理民間詞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鄕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鄕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深且今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乃欲於一鄕之內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帝從威言遂置之後十年虞慶則等關東諸道使還幷奏云五百家鄕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

公行貨賂乃廢之

○唐令四家爲鄰四鄰爲保百家爲里五百家爲鄉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幷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已上論鄉黨）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司民（主民數者）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生齒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卽籍也國中王國之內登上也下除也每歲有生者登而載之死者下而除之）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祀司民之星）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其正本登于天府其內史司會冢宰三官所掌者乃其副貳耳）

○徐幹中論曰夫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

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旣分則勧勞者可見勤惰者可閑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旣均故上盡其心而入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旣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爲政者未之知邮也辟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

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僞端並作小則盜竊大則攻刼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東晉哀帝興寧二年三月庚戌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謂之庚戌制（土斷謂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爲斷也）孝武

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壠墳栢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户明考試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以爲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然斯誠兼并之所執而非通理之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且夫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謂人居土上表曰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其

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爲弊在漢西京大遷田
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
楚九服不優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
匪復之義人懷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
寧人綏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
傷理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
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
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
改調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
爲桑梓者誠以生焉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

庶存其本稍興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上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

○唐令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

○歷代盛衰戶口周武王克商平治天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

至于庶人凡千一百九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

○漢自高祖至孝平元始二年户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此前漢之極盛也光武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餘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至桓帝永壽二年户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此後漢之極盛也

◐昭烈據蜀曹操據中原孫權據江東三國鼎峙戰爭不息蜀有户二十八萬魏有户六十六萬三千四百吳有户五十二萬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後大凡户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

三千八百

○隋文帝承後周得户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户五十萬儉約爲治干戈不用洎于煬帝大業二年十八年間至八百九十萬七千餘户

○唐高祖初有户二百餘萬貞觀之際勵精爲治頗至豊稔至玄宗天寶十四載户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此唐之極盛也經祿山之亂肅宗乾元三年户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至文宗開成時户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

馬端臨曰漢以後以五口户賦歛雖極盛之時而

郡國所上户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盖以避賦之故遞相隱漏豈足憑乎

杜佑曰昔賢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美哉庶矣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固知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不其然矣羸者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既避賦役則至浮浪爲大賈蓄家之所役屬而収其利也說見管子三代之際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以降名數雖繁

不敢時弊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土斷之令財豊俗阜實由於此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 義熙之際重擧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洎于大業有户八百九十萬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污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墮紊姦僞尤滋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高熲奏以人間課税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没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請爲輸籍之様其法凡民課輸皆籍其數使州縣長吏不得走美出役徧下其様于諸州毎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様定户上下自是姦無所容矣使人知

爲浮客被強家收太半之賦爲徧氓奉公上蒙輕

減之征（浮客謂避公稅依強豪作佃家也昔漢文三年除入田租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漢家或百一而稅可謂至輕矣而豪強占田逾多浮客輸太半之賦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惠不下通威福分于豪入也不正其本適足以資富強是高熲設輕稅之法浮客悉自歸於編戸隋代之盛實由於此）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

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熲

之力焉國家貞觀中有戸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

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大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

天下編戸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頗少三百餘萬

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廢

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業秩之所至羨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習浮華之弊習程典覩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指以迂濶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羣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夫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乃均其事役則庶功以興國富家足敎從化被風齊俗一夫然故災沴不生悖亂不起所以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鄙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其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

究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
道非其本歟

○宋太祖承五代之亂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削平僭據至開寶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至神宗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南渡後高宗紹興三十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馬端臨曰西漢戶口極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人戶口極盛之時率以十戶爲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口以一家止

於兩口則無是理盖謊名子户漏口者衆也

葉適上疏朝孝宗曰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衆而兵強田墾稅增役衆兵強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誘秦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盖蜀之亡也爲户二十八萬吳之亡也爲户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能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

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巳募而爲兵者數十百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反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户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强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强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於王土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

得者今之欲合內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民率以
北向夫孰敢爭者而論者曾莫以爲意此不知其
本之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闢地闢地則
民足稅增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今
也不然使之緡居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駑鈍不才
者則爲浮客爲傭力其慓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
竊盜苟得朝暮之食而不能爲久豐年樂歲市無
貴糴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
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
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昌熾繁衍而上不

得而用之也矣吳越之盛近自唐季人民偏集以千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土地不足以容之肩摩袂錯蹙處而不自聊荊楚之地荒墟林莽千里無聚落分吳越之民以實荊楚則田益墾而民自足居可以爲役出可以爲兵財賦不理而自富臣以爲當今之務莫愈於此馬端臨曰自天子以至庶民各有其職君子之任公卿者其職而庶民之爲軍士者亦職也是以古無謂職爲役之稱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而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後世如鄉亭軍士等職至卑至賤較其管籌田踏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徭役者無以異矣於是因謂職爲役有軍役身役之稱○已上論戸口

周公作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覛視也陽癉憤盈癉厚也憤積也上氣震發農祥房星也晨正立春之日晨中於午日月底于天廟營室土乃脉發先是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災也穀乃不殖稷以告

王曰史帥陽官春官以命我司事主農事官距今九日土

其俱動王其祗祓祓除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

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

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御治

也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

醴酒及期耕日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乃行祼灌也灌

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百吏庶人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

正陳籍禮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主敦陳籍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太

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

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墢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

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率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衆也)曰徇(行也)農師一之(先社)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鉏屬)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于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

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時冬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而和於民矣

○衛文公承國破滅之後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魏文侯使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爲風雨損之）還廬樹桑（還繞

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茹所食之菜畦區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蓏）植於疆埸於是魏國富強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而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按古者籍田之義若是其淺功漢時親耕猶爲實事故能大有益於勸農興化唐宋以來此禮雖或不廢徒爲觀遊之美宴樂之具非徒無益反害於民願治之君宜省其繁文去其酒樂（後世親耕儀有奏樂之節酒宴之儀其制禮也如此已無足論此等儀節盡宜除定凡稱賀肆赦進官之類一切革除旣

從事以實而又令州郡長吏各率其屬耕以勸之

可也人主不可獨耕於京師而已又令外方承而行之每親耕後須教中饋監司守令各於所部率其佐貳以下依法耕之以爲民先○每邑社稷壇近處定置籍田各一頃亦使民受之常時亦受種而耕穫入其九分之一以補社稷祭祀所需此則免其稅除其保布○如君上五推世子七推公卿九推則觀察節度使亦九推守令十二推貳官至卿官十五推凡鎭將教官驛官在其地者皆會以歲次耕亦須如此定其儀式

○鼂錯言於文帝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蓄積未

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
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
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
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
猶不能禁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
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
民於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
得而有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夫農夫五
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
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
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
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
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
○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
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
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

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畮三甽（甽壟也古畎字）歲代處故曰代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併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播布也種謂穀子）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耨鉏也）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隤謂下之音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儗儗（音擬小雅甫田之詩儗儗盛貌耔音子）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必二反）盛暑隴盡

畊平則根深而耐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芸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畝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五頃也）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縵田謂不畊者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善為畊者又過縵田二斛以上）

按我國為田有畝而無畎是以其收率皆鹵莽今中國田皆有畎聞之遼人遼東田亦皆一畝三畎以故遼田一日耕比我國田懸小而遼田一日耕豐年能出粟五六十斛其止出二三十斛者謂之失稔雖是土厚實以其田畝耕種之法得宜而致

也信知古聖人遺法無非盡善也我國亦宜改造狹小鏵犂依古法一畝三畎播種於畎中而耨壟草以培苗俗旣如此則其利益可勝言耶導民成俗實在乎民長已上論務農

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地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又曰大司徒頒職事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樹植蓺蒔也詩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毛謂不樹桑麻也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

○司馬遷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此其人皆是富給之資也

按高麗成宗時令諸道州縣地品不成田畝桑栗漆楮隨地之性勸課栽植又仁宗時令民隨節植桑至於漆楮栗栢梨棗菓木各當其時栽以興利則亦是因古制而爲之令者也已上論樹藝

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

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曰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杜預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籍什一以借民力以什與民自取其一爲公田曷爲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至此獨言頌聲作者民以食爲本也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穀梁傳曰古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范甯曰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

慼矣慼謂盡其力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

盍徹乎宗子曰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二謂什二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

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而以爲出焉故一徹而

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

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則桀寡則

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作來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鷄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鷄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

貊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子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

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紀商鞅說廢井田改定貢賦法始皇建守罷侯置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租春歷秋往還萬里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夏之貢殷之助周之籍皆十而取一蓋因地而稅也秦則不然捨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之以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財

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失

反覆益之海內遂反

○漢高承秦之弊輕租稅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初爲算賦漢儀註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文帝累賜田租之半景帝令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

○董仲舒言於武帝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

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計今入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既収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二十倍多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貴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

按捨地稅入創於秦政而成於晋武萬世弊法之始也

○唐李翺作平賦書曰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欲誅暴逆而威四夷豈可得耶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故善為政

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

○歐陽脩唐史論曰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盗臣盗臣誠可

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
王者之政也
丘濬曰胡氏此言非但稱貸之弊乃今日義倉之弊也義倉本以爲荒歉之備使吾民不至於捐瘠而有司者方其收也急於取足不復計其美惡及其儲也恐其浥爛不暇待其荒歉所予者不必所食之人所徵者多非所受之輩胡氏所謂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與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氓此數言者切中今日義倉之弊所

謂義者乃所以為不義本以利民反有以害之也但見其事煩擾長吏奸而已其於賑恤之實誠無益焉

按社倉本以勸課人民節有餘備凶歉者也宜置於當社令其社中掌之不當移為州邑之儲也此與今本國還上其本自別所謂環上軍國之儲也當貯於城邑官府管之不宜散置於外面也後世義倉屬於州郡與以官吏逐年斂散而本國還上亦逐年貸民還納故其事相同也既前朝與民後徵其償官司管納驅以刑獄則

於是有嚴期督迫約予豈取不待凶年勒配分給貧民流亡代侵鄰族猾吏用奸詭受横徵百端獘害以至囹圄繫滿圖鞭扑遍境徒爲陷人之網而無復救民本意矣王安石青苗法人皆稱其不便此與青苗有何異乎若夫常平之制豈不傷農饑不傷民公私無獘上下俱利法之善者無逾於此也國典亦令京外置常平倉而不曾舉行何也如欲措置之善變今還上列邑皆置常平依法糶糴社倉則勸諭父老從願設立令當社人士公共主幹而勿與官司（徐隋初及朱子社倉

之制量宜定式令當社入上公共主幹管司則但與助修飭而已不必監主主管如此然後得也或曰社倉置於當社則鄉里之間難以得其人未能設立或徇私靡費則奈何曰朝家誠心勸諭不爲侵擾民見其利不被其害則自以成俗固無不可行者縱使未能設立或修廢無常猶無年年毒民之害矣民苟免於其害則可以安業務農家有蓋藏之積又有常平以輔益之則饑歲濟活豈可還上比也

○宋孝宗時頒社倉法於諸路初朱文公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乾道戊子建人大饑文公與鄉之人

士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至冬加息米一石息二斗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收貯乃以元數六百石還府以見儲米三千餘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鄉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各社社首保長排𨤲各人戶口保明其非逃亡作過無行止之人然後照狀支給其不願請貸之戶不支其法詳見朱子社倉事目）後於一召對請以其法推廣行之因曰願下諸路曉諭人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其有富家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

申官遵守其不願置立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矣孝宗從之詔令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狀陳州縣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干與抑勒朱子嘗記金華社倉曰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説耳然青苗者其始之也以金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愛之心是以王氏能行於一邑而不能行於天下○又記宜興社倉曰有治人無治法此不可易之至論也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至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周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今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

不以任職之吏敢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幷心一力以譏其出納而杜其奸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日而見之矣幷此以告後之君子云

○朱子曰自古救荒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又曰賑饑無奇策不如講求水利

○呂氏東萊曰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旱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被災者幾鄕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

防搆築可饒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

按宋法諸災傷地分有興工役可以募人者如農田水利及城隍道路隄岸土工種植林木之類監司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此意甚好每令饑歲國家或發倉廩或移他粟而許多饑民勢不能盡周故或有自給者其數不過升合其餘率皆稱貸取息即還上是以饑民雖得一時之活而至秋還償罄竭所收雖逢樂歲及春則無食猶夫前日其貧無所叙者便至流亡侵督之害及於

水利朝議難之復請曰連年災旱國家發倉廩以賑
之若干數外從有增加以爲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
興利一舉而兩得之臣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惟
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異於豊歲於是
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
利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國家亦永無蠲減糶
濟之費矣

○孝宗乾道末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
利爲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
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

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求利不脩失所以爲旱備乎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豬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豊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斃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 已上論水利

漢景帝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

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凉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餒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繫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

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今宜遵故事徙貧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地振人之術也

○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里諸夏有十畒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而世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徙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

○宋葉適上疏曰今戶口昌熾生齒繁衍然而偏聚而不均故地有曠土民多無業稅不增而兵不強其驁鈍者為浮客為傭力強力者為商賈為盜竊其以

稅典役（賦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户雖織衍而上不得以用之也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内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鷄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可倍於舊未知十年之後將復何以救之乎夫其民窘若此則其窮而無告者上豈宜不察乎田無所墾而民不能給徙相聚摶取

攘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淫詐靡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之甚盛不惟民户繁衆蓄積饒富材智勇力之士羣出於其中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荒縣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獨爲東南之望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圮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土地之曠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千里無聚落姦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遂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

而不應愁居感處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分閫漸以實荊楚去挾而就寬此當今之急務也夫如是則田益闢而民自足居可以為民出可以為兵兵衆不務而自殫財賦不理而自富豈非安民制狄之長策乎（已上論聽民去挾楚寃）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人謂士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捨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

斂官以斂藏出糶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按班志悝之言曰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文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於是魏國國以富強〇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者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餘四百石官糴三百

頃以為糴三捨一也中熟自三四百五十頃也終歲餘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為糴二而捨一也下熟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餘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糴一謂收中分百頃之一也小饑則收百頃者平歲百畝收百五十頃今小饑收百頃三分之二也中饑七十十頃收二分之一也大饑三十頃收五分之一也

〇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時歲數豐穰穀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奏置此法人便之上乃下詔賜爵關內侯

司馬公曰常平倉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

○隋文帝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積九年作餘三年之蓄雖水旱爲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一家一石以下貧富爲差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卽以此穀賑給帝從之名曰義倉或曰社倉

時在處委積人免饑饉後以百姓不思久計輕易損費社倉所儲並納本州遇有旱荒先給遠年粟至煬帝時國用不足並取義倉以充官費至唐太宗時復令天下州縣置義倉以備凶年勿許雜用武后中宗之際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神龍以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

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

爲解者妄責其必償也
胡氏曰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督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豊取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户納欠不破産則不落籍出於民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固不遺餘力矣此

悉然一人之害爾取斂之下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禄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蠹

唐史天寶之際天下稅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貫粟二千五百餘萬石庸調絹七百四十餘萬匹綿一百八十餘萬屯布千六百五萬端諸色句課不在其中帝驕於佚樂用不知節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司始爭股刻及至兵興財用益屈所在促迫取辦無復常準下戶句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着者百無四五德宗時楊炎改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而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爲定夏稅無過

兲月秋扰無過十一月民力未及寬而借旅相繼自是以後財利之說行聚斂之臣進迎逢賸利名目萬端以至鹽鐵屯田和糴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〇呂氏東萊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禹貢既定九州之田賦以九州之土地爲九州之土貢說者以爲以其田賦之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證何者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上貢於天子以此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内全不叙土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相參攷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

寄之奉祁無養兵之費故取之於畿甸而足大略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畝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之賦略相當周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三之一輸王府或以四之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府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又曰田制不復古縱得薄歛如漢文帝之除田租惟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制不定上之人雖欲復古其道無由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税賦又出養兵之費上

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兵制不定此意亦無由而成要之寓兵於農然後方始定之已上論陸說

魏襄王時史起説王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賦田之法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是可爲用於是以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漑鄴以冨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舃鹵謂斥鹵鹹鹵之地也

○秦鄭國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漑注塡閼之水漑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

秦以富強卒幷諸侯因名曰鄭國渠

○李氷爲蜀守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穿湔堤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武帝時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漕關東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帝發卒數萬穿之二歲而通人以爲便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

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澤名)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

○元帝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爲隄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用廣溉灌

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後漢章帝時王景爲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裕（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

○順帝時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人獲其利

○曹魏時司馬懿鎮關中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百姓欣賴正始二年懿爲太傅輔政又請穿廣濟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

淮北後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又魏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澇爲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率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又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請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綵馬牛通供中國之費西域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

○東晉張闓爲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乃徵拜大司農

○宋孝宗時浙東大饑朱子爲提擧請募飢民興脩

鄰族官有鞭笞之擾民多寃號之聲雖督遍鄰族鄰族亦貧者有死而已終無可出於是官穀亦未免欠縮況得救饑民之錄者例多主文親切里正族屬及豪家奴僕耳至於無告之民則反見遺落今若以倉儲常平糶發之外量分其數其老弱殘疾婦女無依之類計口白給其餘則廣募飢民優給雇價築堤堰以興水利如此則救灾興利一舉兩得民之饑者食於其力故無圖錄之弊無後償之憂從其自募故無生怨之心優給其價一人之後而足以資其老幼故應募者衆而惠之所及者

廣水利一興則永無凶年之害民不飫食國不闕稅可以千萬歲永頼矣其與今日之爲利害相去霄壤也其他工役雖非水利之爲急苟合於時務亦在所宜商量也已上論常平倉義倉救荒

隨錄卷之八目錄

田制後錄攷說下

錢貨

楮幣附

本國錢幣說附

隨錄卷之八

隨錄卷之八目錄

隨錄卷之八

田制後錄攷說下

按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田穀粟可食之物貨謂金刀錢貝之屬所以布利通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今考歷代錢貨之說以附田制之後云

周禮外府鄭玄曰外府主泉藏在外者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與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王昭禹曰古者用貝交易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一而已後人代以錢字

泉府(司泉貨之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丘濬曰周禮掌財之官非一職而專掌錢布者外府泉府二官外府掌齎載之出入泉府掌賣買之出入盖天下百貨皆資於錢以流通重者不可舉非錢不能以致遠滯者不能通非錢不得以兼濟大者不可分非錢不得以小用貨則重而錢輕物則滯而錢無不通故也

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司農云靡謂侈靡也)以商

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 阜猶盛也布謂泉也）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抗爲民之困也 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按聖人旣爲之井天下之田以奠民生於其鄽市歷肆分地定制亦爲詳盡如此此所以四民各得其所而天下事功日興而不廢也又按布卽泉也泉卽錢也錢所以權百物而流通之者商賈也故商賈阜盛貨賄而後錢布得行若夫凶札之際倉貨阜通亦得以濟民之乏矣故於是時市無征所以綏民生而來商賈也又慮貨易之具不足而民

無以博食故爲之鑄銅作錢盖米穀有豊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銅則無豊歉可以人力爲之也

○漢食貨志曰古者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太公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幣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圜而內孔方）輕重以銖（黃金以斤爲名錢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束聚也）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饘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

困夫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温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飢寒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秦用半兩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言薄如榆莢也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文帝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實重四銖○凡二十四銖爲一兩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淆雜爲巧則不可得嬴而淆之甚微爲利甚厚也微細姦謂民淆雜鉛鐵其所費甚微而得利甚厚也一說微謂精妙也淆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

故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屛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夫懸法以誘民使入陷穽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錢則加若干枚令平滿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法錢不立依法之錢也吏急而一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不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鄕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言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

刑戮（怵誘也謂良善之民亦誘於利而爲姦邪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則其為禍博矣不如收之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銅積謂多積銅）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矣（末民謂工商者）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實而布帛有餘則招胡人多來）

降附茲言制吾棄財也棄財謂可來之財還饒也　賈山亦曰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是時吳王濞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自是至武帝時四十餘年問縣官用少往往即銅山鑄錢民間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

○武帝元狩五年有司言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鎔周匝爲郭文漫皆有時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

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
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均輸鍾官辨銅令錢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
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民之鑄錢益少計
其費不能相當言無利也唯真工大奸乃盜爲之
○元帝時貢禹言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
室猶無厭足棄本逐末姦邪不可禁宜絕其原罷鑄
錢之官毋復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
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寸尺
分裂禹議亦寢自武帝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

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

丘濬曰布帛以爲衣米穀以爲食乃人生急用之物不可以一日無焉者也顧欲以之代錢則布帛不免於寸裂米穀不免於粒棄織女積累以成丈疋農夫積粒以滿升斗豈易致哉况布帛有用者也錢幣無用者也晉孔琳謂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毁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由是觀之則貢禹此策決不可用苟或偏方下邑有裂布帛捐米穀以代錢用者官府尚當爲之禁制况立爲之法乎

○蜀公孫述廢銅錢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幕卽漫也烏弋山離國之錢與罽賓同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加金銀飾其廁安息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卽更鑄大月氏亦同南北史云後周河西諸郡或雜用西域金銀之錢

按鐵錢重故難用非唯當時貨幣不行亦以啓後世交子之弊矣蓋鑄錢莫如銅錫也又錢弊之興也久矣不但中國用之如西域諸國無不用之近世契丹起於東北亦能創制行錢以富國便民信乎天下無不可用之國也向也親逢西洋漂海入問之其國尙用銀錢云西洋國蓋古西域諸國之南也今我國混稱爲南蠻

○吳孫權始鑄一當五百錢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使吏輸銅鑄畢設盜鑄之科及當千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錢旣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後權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人意不以爲便其省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按此乃權權詐之術也後世鑄大錢始此夫上天立君以爲生民之主蓋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專天下之利也日中爲市使民交易以通有無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錢幣之造焉必物與幣相當而無輕重懸絕之偏然後可以久行而無弊苟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設爲罔利之計以欺

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財而專其利於己是豈上
天立君之意哉爲此者知其欺人之可以得利而
不知其所得至小所喪至大古今已驗之效皆可
見也
◐魏曹丕時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買至明
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
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
舉朝大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
鑄五銖於事爲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未有
所改創

○晉安帝時桓玄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隷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毁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毁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于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不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

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貪用穀之處不爲富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捨穀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前涼張軌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秏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帛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濟變通之會軌納之立制准

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
○劉宋文帝元嘉中鑄四銖錢文曰四銖重如其文其後言者
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禁私銅以充官鑄五銖
范泰議曰夫貨存貿易不在多少昔日之貴今日之
賤彼此共之也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
若使必資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而行銅
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
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志今毁
必資之器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
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也先是元嘉四銖錢輪

郭形制與古五銖同用之無利故民不盜鑄至孝武
孝建初改鑄四銖文曰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乾於
是人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雖重制嚴
刑官長坐死免者相繼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
苦之乃立品極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其後又以銅轉艱得欲鑄二銖錢顏竣諫不聽乃鑄二銖形式轉細民間摸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其尤輕薄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子業時沈慶之又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顗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
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之弊

在於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所以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以爲開置錢府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

丘濬曰自古論錢法者多矣唯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爲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如此則其爲錢也體質厚而肉好適均制作工

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
使鑄彼亦不爲矣況冒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
太府圜法以來以銅爲泉或爲半兩或爲揄莢或
爲八銖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
五銖之後或爲當千或爲荇葉或爲鵝眼綖環又不
知其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中二者之外或以
一當三或以一當十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
貨制如開元者則今通行焉
○後魏初至太和錢貨不用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
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令京師及諸州鎮

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準絹給錢疋爲錢二百宣武
帝時又鑄五銖錢棄不依準式者諸州鎭或不用或
止用古錢致商貨不通孝明帝時任城王澄上言夏
殷之政九州貢金以定五品周仍其舊太公立九府
之法於是圜貨始行定銖兩之揩齊桓循用以霸諸
侯降及秦始孝文遂輕重之遠于孝武乃鑄五銖其
中毁鑄隨時改易故使錢有大小之品而切尋太和
之錢孝文留心創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不刊之式今
不行之錢律有明文指謂鵝眼鐶鑿更無餘禁河北
州鎭既無新鑄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

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疋爲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又曰周禮外府掌布之出入布猶泉也藏曰泉流曰布然則錢之興也始於一品欲令世匠均同環流無極降逮亡秦易鑄相尋參差百品遂令接境乖貿今謹參量太和五銖乃不朽之恒模寧可全貨於京邑不行於天下夫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擔負之難錢之爲用貫繈相屬繈亦錢貫也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允爲便利請下諸方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者並得

通行鵝眼鐶鑿及不如法者依律而禁若盜鑄者罪重常憲旣欲均齊物品壓井斯和若不嚴法無以止奸帝從之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歐陽詢爲文書合八分及隷體杜佑曰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錢爲古秤之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

○高宗永淳元年勑私鑄錢造意人及句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決杖六十鑄錢處鄰保徒一年里正村正坊正各决杖

六十若有糾告者即以其家產賞同犯自首免罪依
例酬賞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欲放漢文不禁私鑄勑百僚
議可否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
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今若
捨之任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
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
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
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
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

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如不重禁不足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則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復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致

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其不可五也今必以錢
重而傷本貨貴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夫錢重者由
人鑄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
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禁寬則行禁嚴則
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錢用不贍者由乎
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之爲兵不如鐵
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
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
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錢
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不復利矣是一舉而四

義兼也時公卿皆以爲不便乃但勅郡縣嚴斷惡錢
○杜佑錢幣論曰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
以無其數旣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
於爲器爲餙穀帛又苦於荷擔斷裂唯錢但可貿易
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爲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
難乎銖兩分寸之用歷代錢貨五銖爲中一品獨行
實臻其要金錢雖微重於古之五銖大小斤兩便於
時矣太公旣立九府圜法於周退行之於齊曰知開
塞之術者其理天下如化是謂政之大端矣又管仲
曰三幣握之非有補於溫飽也捨之非有切於飢寒

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夫生殖衆
則國富而人安農桑寡則人貧而國危使物之重輕
由令之緩急權制之術實在乎錢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
緩急故物有輕重又曰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衆人若知其然故視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
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易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是之謂通輕重之權後之言事
者或惜銅愛工改作小錢或重號其價以救贏利是
皆昧經通之遠旨令盜鑄滋甚棄南畝日多雖禁以
嚴刑死罪日報不能止也昔賢有云銅不布下乃權
歸於上誠爲篤論固有國之切務救弊之良筴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勅文武官僚下至士庶商旅寺

觀坊市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市
別物收貯期滿違犯者白身人處死官人聞奏科貶
其賸貯錢納官五分取一充賞時京師里閈區肆所
積多方鎮錢如王鍔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
貫於是競買地屋以變其錢而高貲大賈多依倚左
右軍官錢爲名府縣不能究治竟不行

馬端臨曰後之爲國者不能制民之産以均貧富
而徒欲設法以限豪強兼并之徒限民名田猶云
可也限民蓄錢不亦殊乎買田者志於吞併故必
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於流通初

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貿遷也今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然錢重物輕逐利者之所樂聞也正不必設法以驅之徒開告訐之門而適爲煩擾耳本朝紹興中亦嘗爲限錢之令是皆不可行之末策也

呂氏東萊曰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財貨之物非先王財貨之本古者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爲財貨之盛古人論財會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何故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權時之宜

而巳先有穀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無其本雖積縕至多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爲本泉布不過權輕重取之於民九貢九賦用錢幣爲賦甚少所謂俸祿亦是須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爲多寡未嘗以錢帛爲祿（近世田賦祿俸並以錢）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爲末作蓋緣錢之用少漢初尚有古意王公至佐吏萬石千石百石皆以穀粟制祿不過口筭錢每人所納（人一百二十錢爲一筭）至武帝時國用不足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代以

前惟其以穀粟爲本以泉布爲權常不使權勝本
後世以匹夫之家歲緡千萬與公上爭衡亦是古
意浸失故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比又矯
枉過直之論大抵天下之事經權本末常相爲用
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之弊欲盡
廢之則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如魏文帝時天下盡
不用錢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
爲無用其意本要重穀帛反以輕穀帛此亦可見
其得失矣自漢至隋惟五銖錢最爲得中自唐至
五代惟開元錢最得其平太重則有所謂直百當

千之錢太輕則有揄莢三銖之錢皆不得中唯五
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可易本
朝初用開元爲法其錢可以久行自太宗朝張齊
賢變鑄之後錢雖多然甚薄惡不可用當時務要
得多不思大體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
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爲利
不知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
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
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錢不起則斂
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

利錢便薄惡如此則奸民務之皆可以爲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孔顗之言是不可易之論也蓋錢之爲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若地方旣盡穀帛有餘山澤之蔵咸得其利錢雖少不過錢重錢雖重彼此相權猶國家之利要當尋古義識輕重然後可以語此葉夢得石林燕語曰漢書王嘉傳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其多也以今計之纔八百三十萬貫爾不知以當推貲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時錢極重穀價甚賤時至斛數十錢故嘉言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正使有千萬亦是一萬貫今中下戶皆有之近世患國用不足者每以爲錢少故夾錫當十等交具卒未嘗有補蓋錢之多寡係物之輕重不在鼓鑄廣狹也又如魏李悝言一夫治

田百畝畝收粟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一夫五口人月食一石半百畝之入以十五石為稅九十石為食餘四十五石石錢三十計錢千三百五十而社閭嘗新春秋之祠只用錢二百所其餘錢以為五口之衣則固不足錢之少也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

司馬公曰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丘濬曰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多

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號而鑄十一種錢嗚呼鑄銅以為錢銅炭於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於民民得無受其害乎矧供給官吏監督匠役鎔流耗損造作違式輦運致遠吏民因之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也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船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

胡氏曰鑄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

錐然銷而爲器錢錐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於他國歸於蠻夷關防不嚴法製隳壞真錢日少僞錢日多以不貲之價靡有限之貝雖萬物爲銅陰陽爲炭亦且不給矣

附楮幣

宋有交子會子金元以後有交鈔寶鈔 宋真宗時張詠鎮蜀以蜀用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每三年一換謂之交子其後爭訟多弊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等以爲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民私造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至高宗南渡改名會子命户部造會子內外流轉其制以紙爲之蓋其初則皆置錢以爲本不能以空文行其後遂以會子代錢不復以錢爲本矣金循其法造爲鈔元仍之其後又造中統元寶鈔

蓋宋則用紙爲之印文書字於其上金元之鈔則以桑皮造鈔而印以字文也寶鈔以一當五名曰與錢子母相權而錢實未用故及其末鈔法爲虛物價騰踊民用匱乏

丘濬曰自古爲幣皆以金若銅用楮爲幣始于宋唐王璵用紙爲假錢焚以事神噫孰知至是真以代銅錢而爲行使之幣哉作俑者張詠而成之者薛田也又曰天生物以養人付利權于人君俾權其輕重以便利天下之人非用之以爲一人之私奉也人君不能權其輕重致物貨之偏廢固已失上天付畀之意矣況設爲陰謀潛奪之術以無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財以爲私利哉甚非天意也自

宋人爲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爲鈔所謂鈔者所貴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體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淺深其價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錢其體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不可乎下之人有以計取人如是者上之人不能禁之固已失上之職矣況上之人自爲之哉

○本國錢貨說附

高麗成宗十五年始令用鐵錢穆宗五年侍中韓彦

恭言使錢禁麤布駭俗興怨罷之

肅宗七年始命行錢王嘗謂本國自昔風俗朴略迨興民利設官鑄錢至是所鑄錢始補（亦曰海東通寶）乃下教曰富民利國莫重錢貨西北兩朝行之已久吾東方獨未之行今始制鼓鑄之法其以所鑄錢一萬五千貫分賜宰樞文武兩班軍人以為權輿鑄錢都監奏國人以用錢為便乞告宗廟乃以始用錢告于太廟仍置京城左右酒務又於街衢兩傍勿論尊卑各置鋪店以興使錢之利九年命州縣出米穀開酒食店許民貿易使知錢利時泉貨之行已三歲矣民不能

興行故有是命十年王薨而睿宗立羣臣多言先朝用錢不便王曰錢法古昔帝王所以富國便民非先考貨息爲之也況聞大遼近年亦始用錢予凡立一法衆謗從起不意羣臣托太祖遺訓禁用唐册之說以排使錢然其所禁盖謂風俗華靡耳若文物法度則捨中國何以哉然竟罷之

按本國自昔習於荒略故以興錢貨禁麄布爲駮俗興怨其陋甚矣肅宗銳意興行而未久而薨羣臣又請而罷之非獨此一事也其時宰相邵台輔等奏言國學養士糜費不貲實爲民害中國之法

難以行於我國請罷之則可知其一時在位者之無識矣睿宗雖有是言而不能不牽於衆聒蓋睿宗雖稱文雅而日與浮華之輩吟哦詩句而無經國遠識故也大抵樂因循而憚改作常人之情而我國尤甚又凡事不能持久諺云高麗公事三日豈不信夫

恭讓三年中郎將房士良上書曰天下雖方殊而俗異其士農工商各以其業資其生以有易無彼此通用者錢也自周設九府以来至今通行者無他其質堅貞其用輕便火不燒水不濕貿遷而益充致遠而

無咎鼠不能耗刃不能傷一鑄之成萬世可傳故天
下寶之本朝麤布之法出於東京等處若干州郡且
此布之弊用無十年之久乍遭烟濕便爲灾朽縱盈
公庫未免鼠漏之傷願立官鑄錢爲貨一禁麤布之
行時都評議使司啓曰禹湯水旱以金鑄幣以救民用周至太公又立九府圜法此錢幣之始也自漢
至今代各有錢皆所以備灾患而便民用也吾東方之錢如三韓重寶東國通寶東國重寶海東重寶海
東通寶載之於中國傳籍蓋可考也近古又造銀瓶爲貨皆與布匹子母相權後因法弊銅錢銀瓶俱廢
不行遂令唯五綜布爲貨近年以來布縷麤踈漸至於二三升交工雖勞而民用不便輸之則斗斤積之
則鼠耗商賈不行米穀踊貴盖由於此如有水旱之灾軍旅之費則將何以處之錢瓶之作辛難復行宜
令有司依倣宋之會子元之寶鈔之法置高麗通行楮貨印造流布與五綜布相兼行使聽民間買賣

一勿許縷之布
一勿禁之

按錢貨所以贍國用而裕民生有國之必可行者也我國之不行者豈非欠典乎或以爲我國土塉民貧雖欲行之終不可行是則不然土雖有饒塉民雖有貧富隨其饒塉貧富而皆可行也嘗疑天下之生久矣萬國皆用錢貨而獨吾東方尚未之行是必有所由然而難強焉者後乃覺得大不然我國土地稼穡與他國無所異人性嗜好與他國無所異四民之各資其生以有易無亦無所異茲數者皆無所異矣則奚爲而不可行哉只爲上之

人不能行也高麗肅宗之不得行亦有以也夫泉貨本以無用易有用上之所導而流行之者也不導其流焉能自行導之行者何也旣入之復出之之謂也肅宗不思其本而徒給宰樞軍士設左右酒坊恃此而欲其行則未知所以行者也苟能於賦稅參半而收之於祿賜參半而頒之則不待多言而自然行矣夫水天下易流之物也不開渠而欲其漑也則終不可得苟一朝開其渠而導之則沛然流矣錢貨之行也亦何異於是苟此之不爲雖中國必不能行果此之爲天下無不可行之國

矣近世亦累欲行之未久還罷者非但謗囂多且錢乍作乍輟益以不爲參恢於百賦故也
以今麤布交易觀之則不待他言而知錢之必行
無疑矣今麤布僅一二升元不成布百無所用而
貿遷相通故禁之而不止錢着一行則雖欲禁止
亦不可得矣只恐上之人未能真知其可行又執
德不恒朝令而夕改也麤布以有用之物而爲無
用銅錢以無用之物而爲有用麤布多費人功而
不久耗破銅錢一成而萬世可傳其利害爲如何
哉或又以銅錫非本國所産爲難是尤不然銅錫
雖非本國之産而買之其價不甚高故深山窮谷

草屋之人酒食器外如盃椀之屬無不以銅大小寺刹或一縣數〻餘區而一寺鍾磬不知其幾何況貿以一國之力而未足於錢貨乎國無銅山故民之盜鑄者亦是則便於行錢非不便也

隨錄卷之八

採録

四